



文錄
四序記說
五雜著

^ 16
3061
6



門 16
號 3061
卷 6

陽明先生正錄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七



錄四
序記
說

三子序
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眾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眾焉。



舉
獨

全書卷之七

文錄四序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和 35.10.17 購入
藏書

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子始知學。卽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子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子以先輩。子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

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餽。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子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子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子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子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

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子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深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温恭亦沈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為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

見焉。猶吾見也已。

贈林以吉歸省序

辛未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裘而裘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裘巫醫。徧天下。求聖人之學者。聞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為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聞也。將闕是求。而予言子以

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子言子以聞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尚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子言正之，且以為何如。

送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弈，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誦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子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眾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子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弈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為矣。若陽明子曰：可。

哉。學奕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奕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為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為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

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贈王堯卿序

辛未

終南王堯卿為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遊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言也。夫言日茂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

君子以名為實。凡今之所謂務乎其實，皆其務乎其名者也。可無察乎？堯卿之行人，皆以為高矣。才人皆以為美矣。學人皆以為博矣。是可以無察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麓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已矣。吾惡夫言之多也。虎谷有君子，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別張常甫序

辛未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曰：期之別也，何

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期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為博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為密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修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為行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為靜也。可以為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

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辯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為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為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別湛甘泉序

壬申年譜末辛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終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

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為。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為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

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性命之爲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辭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後興。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

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

綴乎。

別方叔賢序

辛未

子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尙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尙。於予若冰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於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爲本。而勇以成之。子始與叔賢爲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日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

自平

脫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撤舉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於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美。有若是。是以樂爲吾黨道之。

別王純甫序

辛未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陽明子旣勉之以孟氏之言。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爲職。鯁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

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曰：剛柔滄滴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微修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為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垣也。圻埤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辯者，則何

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之必天下，則弓焉而冶廢，匠焉而陶圻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

王申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為之蔽，習為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污入

全書卷之十
文錄四
之而流濁猶鑿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告顏淵克己復禮爲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夫已克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既叛孔孟之說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汚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守仁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疾疢之餘求諸孔子子思孟軻之言而恍若有見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爲童子卽知棄去舉業勵志聖賢之學循世儒之說而窮之愈勤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學之難易失得也有原吾嘗爲宗

賢言之宗賢於吾言猶渴而飲無弗入也每見其溢於面今旣豁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病去不忍予別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則忍於宗賢之別而容無言乎宗賢歸矣爲我結廬天台雁蕩之間吾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往也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旣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

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間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間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為戲幸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

瑩

悚

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

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覩乎蒸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敘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立誠，典卿曰：學固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

禽獸羣焉，中國夷狄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焉。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既其奧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焉者，則其羣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既其奧

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益。益之是爲二也。二則僞。故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子歸。有黃宗賢黃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台雁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論之。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

陸清伯澄歸歸安。與其友二三子。論繹所學。贈處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默爾。日慊慊爾。

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而旬一至。又既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既而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庠下之室。而旦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遒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遊市肆者。日進於利。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卽是可以知其學之進也矣。清伯曰。有是哉。澄則以爲日退也。澄聞夫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歆然。忽耿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閃然大駭。乃忽闖然。若有覩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

益焉自是且數月。蓋悠焉游焉。業不加修焉。反而求焉。俛俛然頽頽然。昏蔽擴而愈進。私累息而愈興。眾妄攻而愈固。如上灘之舟。屢失屢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為日退也。明日又辭於陽明子。二三子偕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其然乎。其然乎。謂已為日退者。進修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為日進者。與人為善者。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已為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為日進也。而氣歉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所由分也。可無慎乎。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

江山周以善。究心格物致知之學有年矣。苦其難而不可有所進也。聞陽明子之說而異之。意其或有見也。就而問之。聞其說。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遲疑旬日。又往聞其說。則又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又遲疑者旬日。如是往復數月。求之既無所獲。去之又弗能也。乃往告之。以其故。陽明子曰。子未聞昔人之論弈乎。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亦不可得也。今子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何

怪乎勤而弗獲矣。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子之禮請。陽明子與之坐，蓋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誠之說。聳然若仆而興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大學。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論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中庸。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無疑於夫子之言，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誠吾之身。吾喜焉。吾悔焉。十年之攻，徒以斃精神而亂吾之心術也。悲夫！積將以夫子之言告同志，俾及時從事於此，無若積之底於悔也。庶以報夫子之

德而無負於夫子之教。居月餘告歸。陽明子敘其言以遺之，使無忘於得之之難也。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為夙夜勛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蝥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辯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

是萇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萇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萇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萇稗之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已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游者眾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為禪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於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味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辯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為而無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既而告歸。請陽明子為書其說。遂書之。

媸 媸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既敷政其境內。乃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於是校士程曾氏採摭書院之興廢為集。而弁以白鹿之規。明政教也。來請予言以說多士。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警勸之道。熊侯之意。勤矣。興廢之故。程生之集。備矣。又奚以予言為乎。然予聞之。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

全書卷之十一
朱子
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往而非求盡無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擁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

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爲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之要。若各爲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哉。故吾因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助庶幾乎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

定論之刻在戊寅而其
編在乙亥三卷五十二
參看

尋其緒白自後辯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末旋復湮晦
 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蚤
 歲業舉溺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眾
 說之紛撓疲蕭爾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
 以為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海間相出入而措
 之日用往往闕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
 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悟體驗探求再
 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然
 後歎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竇徑蹈荆

逕

棘墮坑塹究其為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
 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聞嘗以此語同志
 而聞者競相非議目自以為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
 自搜剔探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
 子之說有相牴牾恒恆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
 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
 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
 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
 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為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

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已見。固於朱子平
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
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概乎其未有聞。則亦何
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
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
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
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
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
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別梁日孚序

戊寅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跛蹙。行而不已。未有不至。而世
之君子。顧以為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也。其為功
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可及乎。則從而
求之。艱深恍惚。溺於支離。驚於虛高。率以為聖人之道。
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便。日以淪於污下。有從而
求之者。競相呶呶。曰。狂誕不自量者也。嗚呼。其弊也。亦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
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

世之人不知咎其不為。而歸咎於其不能。其亦不思而已矣。進士梁日孚。攜家謁選於京。過贛。停舟見子。始與之語。移時而別。明日又來與之語。日昃而別。又明日又來。日入而未忍去。又明日則假館而請受業焉。同舟之人。強之北者。開譬百端。日孚皆笑而不應。莫不囁且異。其最親愛者曰。子有萬里之行。戒僮僕。聚資斧。具舟楫。又挈其家室。經營閱歲。而始就道。行未數百里而中止。此不有大苦。必有大樂者乎。子亦可以語我乎。日孚笑曰。吾今則有大苦。亦誠有大樂者。然未易以語子也。子

見病狂喪心者乎。方其昏逸。曠亂赴湯火。蹈荆棘。莫不恬然自信以為是也。比遇良醫。沃之以清冷之漿。而投之以神明之劑。始甦然以醒。告之以其向之所為。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恨遇斯人之晚也。彼病狂不復者。反從而哂唁之。以為是變其常。今吾與子之事。亦何以異於此矣。居無何。子以軍旅之役出。而遠日孚者且兩月。謂日孚既去矣。及旋而日孚居然以待。既以委其資斧於逆旅。歸其家室於故鄉。泊然而樂。若將終身焉。扣其學。日有所明。而月有

復留於三月

所異矣。然後益歎聖人之學。非夫自暴自棄。未有不可由之而至。而日孳出於流俗。殆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矣。復留餘三月。其母使人來謂曰。姑北行以畢吾願。然後從爾所好。知日孳者。亦交以是勸。日孳請曰。焯焉能一日而去。夫子將復赴湯火蹈荆棘矣。予曰。其然哉。子以聖人之道。為有方體乎。為可拘之以時。限之以地乎。世未有既醒之人。而復赴湯火蹈荆棘者。子務醒其心。毋徒湯火荆棘之為懼。日孳良久曰。焯近之矣。聖人之道。求之於心。故不滯於事。出之以理。故不泥於物。根之

以性。故不拘以時。動之以神。故不限以地。苟知此矣。焉往而非學也。奚必恆於夫子之門乎。焯請暫辭而北。疑而復求正。子莞爾而笑曰。近之矣。近之矣。文典與文

要理四

大學古本序

戊寅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

大學古本序

戊寅

三

近於本序中改數語頗覺
此意宜之

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
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
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
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
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
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
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
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
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為之本

計
實天聖

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
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禮記纂言序

庚辰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
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
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
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
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

也。天敘叙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已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矣。紛紜焉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為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室澆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數制制度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為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

濟天

凡先王之禮。煙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夫大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為之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為規矩。故執規矩以為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為方圓。而遂以方圓為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

謝本亦有天要
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矩
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
之。謝本亦有天要

常

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爲之經，禮記爲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爲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尙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爲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爲序之。若此云。

象山文集序

庚辰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眾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

答徐成之四十一參看

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
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
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
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
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
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
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
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
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

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
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
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
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
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
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
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
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
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

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學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為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文集。而請一言為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

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守仁書

觀德亭記

戊寅

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燥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歉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

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射也者。射已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已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作觀德亭記。

重修文山祠記

戊寅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爲新。多缺陋而未稱。

我下空欲一字語天要

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爲風化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圯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歎。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椎異類。猶知敬慕。而況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況其鄉之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尙。而況其土之官乎。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尙之。

也。文公之沒，今且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為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為而為，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為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媚嫉褊驚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為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道，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勸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

冒

冒

褊

私

矯

拂

民

入

於

健

訟

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充之，公之忠義在我矣。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己，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修其祠宇，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奸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

飾

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勸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修公之祠。而務修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某嘗令茲邑。睹公祠之圯陋。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或弊。而未能講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茲舉之有成也。推其愧心之言。而為之記。

從吾道人記

乙酉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操紙吟鳴。相與求句

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為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為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為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嘗不屑其所為。以為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

張良

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
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
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閒不能以寸
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
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
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
子。陽明子喟然歎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
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
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

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
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
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
文辭。稍記習訓。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
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闕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
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徧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
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
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
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

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為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
 自是自欺飾非長敖卒歸於兇頑鄙倍故凡世之為子
 而不能孝為弟而不能敬為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
 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為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
 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
 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
 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
 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
 登鑪爐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

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
 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為社者或笑而非或為
 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
 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願以吾為苦耶
 吾方揚鬢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
 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
 人陽明子聞之歎曰卓哉蘿石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矣
 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為乎真可謂之
 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

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為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

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為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親民堂記

乙酉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過陽明子而問政焉。陽明子曰。政

大學問卷之七
書趙孟立卷十三

在親民曰親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以乎
曰在親民曰明德親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
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之於其父也而莫不
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於凡事物之感莫不
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亘萬古而無不同
無或昧者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
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
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
其孝之德也則必親於其父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其

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而後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
婦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
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修身
焉可矣而何家國天下之有乎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
者對己之稱也曰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
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予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
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
友也推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
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

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曰然則烏在其爲止至善者乎。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於親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謀權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者。是不知親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皆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閒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閒。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鶩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

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閒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閒。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鶩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

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元善喟然而歎曰：甚哉大人之學。若是其易簡也。吾乃今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天下之為一家。中國之為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諸溝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於是名其蒞政之堂曰親民。而曰：吾以親民為職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書其言于壁，而為之記。

萬松書院記

乙酉

萬松書院在浙省南門外，當湖山之間。弘治初，參政周

奉字空闕字巖夫

君近仁，因廢寺之趾而改為之。廟貌規制略如學宮。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近年以來，有司相繼緝理，地益以勝。然亦止為遊觀之所，而講誦之道未備也。嘉靖乙酉，侍御潘君景哲奉命來巡，憲度不肅，文風聿新。既簡鄉闈，收一省之賢，而上之南宮矣。又以遺才之不能盡取為憾，思有以大成之，乃增修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為三十六楹，具其器用，置贍田若干頃，揭白鹿之規，掄彥選俊，肄習其閒，以倡列郡之士，而以屬之提學僉事萬君汝信。汝信曰：是固潮之責也。藩臬諸君咸贊厥成，使知

我下空闕一字顧天

事嚴綱董其役。知府陳力推官陳篋輩相協經理。閱月踰旬。工訖事舉。乃來請言以紀其事。惟我皇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羣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騫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懷世道之憂者。

思挽而復之。卒亦未知所措其力。譬之兵事。當玩弛偷惰之餘。則必選將閱伍。更其號令。旌旗懸非格之賞。以倡敢勇。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今書院之設。固亦此類也歟。士之來集於此者。其必相與思之曰。既進我於學校矣。而復優我於是何為乎。寧獨以精吾之舉業而已乎。便吾之進取而已乎。則學校之中。未嘗不可以精吾之業。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於人之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進於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聖賢之學也。古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堯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學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謂也。人心則僞矣。不雜於人僞。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用也。以言其情。則爲喜怒哀樂。以言其事。則爲中節之和。爲三千三百經曲之禮。以言其倫。則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盡此矣。舜使契爲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天下古今聖愚之所同具。其或昧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有不備。而假求之於外者也。是固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其親者也。孔子之聖。則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倫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雖今之舉業。必自此而精之。而謂不愧於敷奏明試。雖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忝於行義達道。斯固國家建學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也。

故爲多士誦之。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乙酉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

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

全書卷之十
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
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
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
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
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
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
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
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
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

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
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
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
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
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
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
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
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
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

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勾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尙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竄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卧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

巧

送南元善入觀序外集
參考
年譜嘉靖三年三月日

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詒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瀛

重修山陰縣學記

乙酉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諭汪君瀚輩。以謀於縣尹顧君鐸。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在疚。辭未

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為秋官郎洛陽吳君瀛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昔予官留都因京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說焉。其大意以為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餼廩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修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修諸其身焉。此為師為弟子者之修學也。其時聞者皆惕然有省。然於凡所以為學之說則猶未之及詳。今請為吾越之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偽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飢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饗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

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爲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爲教。而學者。惟以是爲學也。聖人旣沒。心學晦。而人僞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閒有覺其紕繆。而略知反本本求源者。則又閔然指爲禪學。而

羣羣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已成物。而求盡吾

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爲說。然其意以爲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爲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所以爲異也。今之爲心性之學者，而果外

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爲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鶩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爲禪，而反仇讐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爲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爲蔽，而未可遽以爲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

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爲不少矣。而亦
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爲一言之
嗚呼。吾豈特爲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梁仲用默齋說

辛未

仲用識高而氣豪。旣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
責其志曰。於呼。予乃太早。烏有己之弗治。而能治人者。
於是專心爲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
也以默名庵。過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
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

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
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僞。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
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餽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
之覘其長短也。掩覆以爲默。謂之默之誣。深爲之情厚
爲之貌。淵毒阱狼。自託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
夫是之謂四僞。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
其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故誠知耻而後知
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夫誠敏於行。而後欲
默矣。仁者言也。訥非以爲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

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闇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用盍亦知所以自取之。

示弟立志說

乙亥

子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

新本大學搜行起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人苟誠有求為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為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

壠

矣下空闕一字

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辯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眞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

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慥心生。責此志即不慥。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為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

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為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

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為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脗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約齋說

甲戌

滁陽劉生韶，既學於陽明子，乃自悔其平日所嘗致力者，泛濫而無功，瑣雜而不得其要也。思得夫簡易可久之道，而固守之，乃以約齋自號。求所以為約之說於予。予曰：子欲其約，乃所以為煩也。其惟循理乎？理一而已。人欲則有萬其殊，是故一則約，萬則煩矣。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雖萬殊，而皆具於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而已。求諸心而皆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為約也已。彼其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制，得失相形，榮辱相纏，是非相傾，顧瞻牽滯，紛紜舛戾。吾見其煩且難也。然而世之知約者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其知所以

爲約之道歟。吾子勉之。吾言則亦以煩。

見齋說

乙亥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

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爲可見。則卽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

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瞽導瞽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覩也已。斯真覩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矯亭說

乙亥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爲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已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於克已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已之道矣。行其克已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古之君子也，其取名

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
矯世之意也方君時舉以矯名亭請予爲之說

謹齋說

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聖人之心純乎天理
故無事於學下是則心有不存而汨其性喪其天矣故
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諸其心而已
矣求諸其心何爲哉謹守其心而已矣博學也審問也
慎思也明辨也篤行也皆謹守其心之功也謹守其心
者無聲之中而常若聞焉無形之中而常若睹焉故傾

耳而聽之惟恐其或繆也注目而視之惟恐其或逸也
是故至微而顯至隱而見善惡之萌而纖毫莫遁由其
能謹也謹則存存則明明則其察之也精其存之也一
昧焉而弗知過焉而弗覺弗之謹也已故謹守其心於
其善之萌焉若食之充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冰惟恐
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墜
也其不善之萌焉若鳩毒之投於羹也若虎蛇橫集而
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陵而思所以勝之也古之
君子所以疑至道而成盛德未有不由於斯者雖堯舜

文王之聖。然且兢兢業業。而況於學者乎。後之言學者。舍心而外求。是以支離決裂。愈難而愈遠。吾甚悲焉。吾友侍御楊景瑞。以謹名其齋。其知所以為學之要矣。景瑞嘗遊白沙陳先生之門。歸而求之。自以為有見。又二十年。而忽若有得。然後知其向之所見。猶未也。一旦告病而歸。將從事焉。必底於成。而後出。君之篤志若此。其進於道也。孰禦乎。君遣其子思元。從予學。亦將別予以歸。因論君之所以名齋之義。以告思元。而遂以為君贈。

夜氣說

乙亥

天澤每過。輒與之論夜氣之訓。津津既有所興起。至是告歸。請益復謂之曰。夜氣之息。由於旦晝所養。苟枯亡之反復。則亦不足以存矣。今夫師友之相聚於茲也。切磋於道義。而砥礪乎德業。漸而入焉。反而媿焉。雖有非僻之萌。其所滋也。亦已罕矣。迨其離羣索居。情可得肆。而莫之警也。欲可得縱。而莫之泥也。物交引焉。志交喪焉。雖有理義之萌。其所滋也。亦罕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夫人亦孰無理義之心乎。然而不得其養者多矣。是以若是其寥寥也。天澤勉之。

修道說

戊寅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修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為誠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修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修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修道之

極功也。而世之言修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

自得齋說

甲申

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率性之謂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於外求？世之學者，業辭章，習訓詁，工技藝，探蹟而索隱，弊精極力，勤苦終身，非無所謂深造之者。然亦辭章而已耳，訓詁而已耳，技藝而已耳。非所以深造於道也。則亦外物而已耳。寧有所謂自得逢原者哉？古

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其良知而不敢須臾或
離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
以位萬物以育於左右逢原乎何有黃勉之省曾氏以
自得名齋蓋有志於道者請學於予而靳爲之說予不
能有出於孟氏之言也爲之書孟氏之言嘉靖甲申六
月朔陽明山人王某書

博約說

乙酉

南元真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見矣
既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以格物格

物以致其良知也則既聞教矣敢問先博我以文而後
約我以禮也則先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
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
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
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
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
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
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
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

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
 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
 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
 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
 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
 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
 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
 求盡其條理節目焉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
 約禮也于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于於心而一

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為虛文而
 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為
 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
 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
 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蓋
 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爲有方體形像也未
 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爲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
 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
 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

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寧有二學乎哉

惜陰說

丙戌

同志之在安成者閒月為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

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為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利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然

戲若汝成可謂不苟同於予亦非苟異於予者矣卷首
汝成之請蓋其時尚有疑於予今既釋然予可以無言
也已敘其所以而歸之

書石川卷

甲戌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為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
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
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
而終有不同固亦未為甚害但不當因此而遂加非毀
則其為罪大矣同志中往往似有此病故特及之程先

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
警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至於責人已
甚而自治嚴矣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
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
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
意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
傍視之方為之疏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
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近時同輩中往往亦有是病者
相見時可出此以警勵之某之於道雖亦略有所見

疎

全書卷之八
未敢盡以爲是也。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爲非也。朋友之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期體之於心，務期求真有所見，其孰是孰非，而身發明之，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以爲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近聞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爲無負孔子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與傅生鳳

甲戌

祁生傅鳳，志在養親，而苦於貧。徐曰：仁之爲祁也，憫其

志嘗育而教之。及曰：仁去祁生，乃來京師，謁予，遂從予而南。聞予言，若有省，將從事於學。然痛其親之貧且老，其繼母弟，又瞽而愚，無所資以爲養，乃記誦訓詁學文辭，冀以是干升斗之祿，日夜不息，遂以是得危疾。幾不可救。同門之士，百計寬譬之，不能已。乃以質於予。予曰：嘻！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之志誠出於孝親，然已陷於不孝而不之覺矣。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聞之，悚然來問曰：家貧親老，而不爲祿仕，得爲孝乎？予曰：不得爲孝矣。欲求祿仕，而至於成疾，以殞其軀，得爲孝乎？生

曰不得為孝矣。殞其軀而欲讀書學文以求祿仕。祿仕
 可得乎。生曰不可得祿仕矣。曰然則爾何以能免於不
 孝。於是泣然泣下甚悔。且曰鳳何如而可以免於不孝。
 予曰保爾精生母絕爾身生正爾情身母辱爾親。盡爾職。母以
 得失為爾惕。安爾命。母以外物戕爾性。斯可以免矣。其
 父聞其疾危來視。遂欲攜携之同歸。予憐鳳之志而不能
 成也。哀鳳之貧而不能賑也。憫鳳之去而不能留也。臨
 別書此遺之。

書王天宇卷

甲戌

徐曰仁數為子言天宇之為人。予既知之矣。今年春始
 與相見於姑蘇。話通宵。益信曰仁之言。天宇誠忠信者
 也。才敏而沈潛者沉也。於是乎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非
 豪傑之士能然哉。出茲卷請予言。予不敢虛。則為誦古
 人之言曰。聖誠而已矣。君子之學。以誠身。格物致知者。
 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其根也。格致其培壅而灌溉
 之者也。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矣。不以植根而徒培
 壅壅焉。灌溉焉。敝精勞力而不知其終何所成矣。是故聞
 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偽益增。涉獵考究之愈詳。而

壅

潛

所以緣飾其奸者愈深以甚是其為弊亦既可觀矣。顧猶泥其說而莫之察也。獨何歎。今之君子或疑予言之為禪矣。或疑予言之求異矣。然吾不敢苟避其說而內以誣於己。外以誣於人也。非吾天宇之高明其孰與信之。

書王嘉秀請益卷

甲戌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

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己。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己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爭快觀。虎狼蛇蝎。見者持挺刃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為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也。君子之學。為己之學也。為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

任以為為己^已湊焉入於隳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為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為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之一言最學者所喫緊其在吾子則猶對病之良藥宜時時勤服之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夫能見不賢而內自省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此遠怨之道也

書孟源卷

乙亥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分

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時入斷蹊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污^{卑污}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偏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為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哉孟源伯生復來金陵請益察其意向不為無進而說談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遂使歸告同志務相勉於

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期云耳

書楊思元卷

乙亥

楊生思元自廣來學既而告歸曰夫子之教思元既略聞之懼不克任請所以砭其疾者而書諸紳子曰子強明者也警敏者也強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砭子之疾其謙默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衒者不知默者也自盈者

吾必惡之自衒者吾必耻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吾耻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書玄默卷

乙亥

玄默志於道矣而猶有詩文之好何耶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況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他好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蓋世之為辭章者莫不以是藉其口亦獨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乎德猶根也言猶枝葉也根之不植而徒以枝葉為者吾未見其能生也予別玄默久友朋得玄默所為詩者見其辭藻

新本載九四書分集六
書諸陽伯卷 戊寅
書陳世傑卷 庚辰
論泰和楊茂 庚辰
書樂惠卷 庚辰

全書卷之八

文金五刻者

日益以進其在玄默固所為根盛而枝葉茂者耶玄默

書顧維賢卷

辛巳

維賢以予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戒二字便是予所最丁寧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學問思辯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程先生云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為詩文亦喪志

又言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學問之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遂有毫釐千里之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實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亦自明白易見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之俱化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顧隨俗同汗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

全書卷之八

文錄五惟著

八

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違俗拂眾指摘非
 笑紛然而起勢所必至亦多由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
 致學者便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
 毀同流合污維賢溫雅朋友中最為難得似非微失之
 弱恐詆笑之來不能無動絕為所動即依阿隱忍久將
 淪胥以溺每到此便須反身痛自切責切為己之志未能
 堅定亦便志氣激昂奮發但知明己之善立己之誠以
 求快足乎己豈暇顧人非笑指摘故學者只須責自家
 為己之志未能堅定志苟堅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

反皆為砥礪切磋之地矣今時人多言人之非毀亦當
 顧恤此皆隨俗習非之久相沿其說莫知以為非不知
 裡許盡是私意為害不小不可以不察也

壁帖

壬午

守仁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
 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
 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
 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
 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

全書卷之八
王生一為卷
癸未
螢燿之微也。不亦繆乎。不負遠來之情。聊此以謝荒迷。
不次。

書王一為卷

癸未

王生一為。自惠負笈來學。居數月。皆隨眾參謁。默然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眾皆退。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祕也。一為既領之矣。敢請益。子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一為躍然起拜曰。

△蕭本有書徐汝佩卷(外集六,苗十三)

聞教矣。又三月。思其母老於家。告歸省視。因書以與之。
書朱守諧卷
甲申

守諧問為學。子曰。立志而已。問立志。子曰。為學而已。守諧未達。子曰。人之學為聖人也。非有必為聖人之志。雖欲為學。誰為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為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為志乎。故立志者。為學之心也。為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奕焉。奕者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為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奕秋之為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射之。其事分也。守諧曰。人之言曰。知

之未至。行之不力。子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子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為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為善也。告之以凡為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為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知其為善也。致其知為善之知。而必為之。則知至矣。如知其為不善也。致其知為不善之知。而必不為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知之

耳知

要文三

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書諸陽卷

甲申

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

理也。發之於親則為孝，發之於君則為忠，發之於朋友則為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端莊靜一為養心，而以學問思辯為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為二矣。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辯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為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

清

矣。而未可以為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溫清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為致知耳。若但空然知之為如何溫清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書張思欽卷

乙酉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

來請銘於子。子之不為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為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為賢人也。則其父為賢人之父矣。子為聖人也。則其父為聖人之父矣。其與托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為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為子耶。抑亦以他人為之銘耶。思欽蹙然而

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曰：元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尚未知有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中天閣勉諸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子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為事。甚

子夫

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為聚散。或五、六、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疏，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

或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為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羣為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

書朱守乾卷

乙酉

黃州朱生守乾請學而歸，為書致良知三字。夫良知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至於必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

全書卷之八
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
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
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
也矣

書正憲扇

乙酉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
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
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
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極惡大罪的人更

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
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
須是中心恭敬樽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
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弟爲臣而謙斯
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
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書魏師孟卷

乙酉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
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

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卽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爲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旣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啟夫同志。無不躍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夫良知之同然矣。閒有聽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沒溺旣久。先橫不信之心。而然使能姑置其舊見。而平氣以繹吾說。蓋亦未有不幡然而悔悟者也。南昌魏

答魏師說 文錄三

氏兄弟。舊學於予。旣皆有得於良知之說矣。其季良貴師孟。因其諸兄而來請。其資稟甚穎。而意向甚篤。然以偕計北上。不得久從於此。吾雖略以言之。而未能悉也。故特書此以遺之。

書朱子禮卷

甲申

子禮爲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窒己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己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己之蠹。而因

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己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嘆曰：吾乃今知學之可以爲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修其職。平民之所惡而因以懲己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己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己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己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己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己之性也。暮年而化行。嘆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爲學也。已。他日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明德親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

巴天

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禮退而求至善之說。炯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學所以爲政而政所以爲學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書林司訓卷

丙戌

林司訓年七十九矣。走數千里。謁予於越。予憫其旣老且貧。媿無以爲濟也。嗟乎。昔王道之大行也。分田制祿。四民皆有定制。壯者修其孝弟忠信。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烏有

全書卷之八
文錄五雜著
二
耄耄之年。而猶走衣食於道路者乎。周衰而王迹熄。民始有無恒產者。然其時聖學尙明。士雖貧困。猶有固窮之節。里閭族黨。猶知有相恤之義。逮其後世。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僞。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爲從事於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呼其難哉。吾爲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嘵嘵者皆視以爲狂惑。

喪心。詆笑訾怒。子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於顛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予過彭澤時。嘗憫林之窮。使邑令延爲社學師。至是又失其業。於歸也不能有所資給。聊書此以遺之。

書黃夢星卷

丁亥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子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

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既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跪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既乃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求為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為踰月之留，亦不許。居未旬日，即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啟行。夢星涕泣以請，則

童戒

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為孝我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為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能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子曰：賢哉處士之為父，孝哉夢星之為子也。勉之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人來，訃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眾共非笑詆斥，以為怪物。惟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其

此書按類刻陽明先生
與晉溪書而丁數合
(廿七十一)

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
汲汲焉惟功利之為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
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
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者可多得
乎而今亡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往哭遙寄
一奠以致吾傷悼之懷而敘其遣子來學之故若此以
風勵夫世之為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於
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昭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以景印陸慶刊本悉校了文祿
於札幌豐平河畔寓居茲日春雪霽方霽焉 玄誌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八終

